

阳澄百年传奇之三

献给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

邱鹤鸣

著

软水温土



前线逃兵来村里逞强，被一位双枪老太婆收拾走了；抢粮食的日本鬼子横行霸道，被村民杀了两个，还夺走了一条汽艇；大小地方武装拉起来了，被席卷而来的新四军「江抗」部队一一收编……后来，新四军大部队转移了，水乡人继续与日伪、汉奸、顽匪展开殊死搏斗，河湖港汊成了杀敌的好战场，芦苇荡、菜花田、沤泥潭都是敌人的坟墓……当然，这软水温土，也被烈士的鲜血烫热了，染红了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

澄百年传奇之三

邱鹤鸣 著

软冰 温土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软水温土/邱鹤鸣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 8
ISBN 978-7-5034-6437-9
I. ①软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24769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 策划编辑: 有 森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8 字数: 343千字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一、双枪老太婆 / 001 | 十、鏖战阳澄湖 / 146 |
| 二、初战临湖荡 / 017 | 十一、风雨洋澄县 / 162 |
| 三、石缸栽荷花 / 033 | 十二、烟瘴蠡北乡 / 178 |
| 四、火烧巡守所 / 049 | 十三、泥潭葬汉奸 / 194 |
| 五、千人大破袭 / 065 | 十四、血洒黄泥淖 / 209 |
| 六、二战临湖荡 / 081 | 十五、冰封临湖荡 / 226 |
| 七、芦花岛收编 / 098 | 十六、常楼掀旋涡 / 242 |
| 八、洋沟淞扬威 / 113 | 十七、菜田斩赤佬 / 257 |
| 九、人心炒辣椒 / 130 | 十八、阳澄间奏曲 / 272 |



一、双枪老太婆

稻熟了。稻穗头弯成丰满诱人的弧线，弧线闪耀出金子的亮光，亮光散发着淡雅清香，清香弥漫到阳澄湖整个天空，满天的云彩都甜滋滋的。老天也笑了，一阵阵地笑，地上便有了一阵阵的风，风中的稻穗头互相摩挲着发出低吟浅唱，大片大片的低吟浅唱，嗦啰啰，哗啦啦，阳澄湖肥沃的流淌着软水的温暖大地上，奏响了最为激动人心的乐曲。

最是水乡人喜悦又忙碌的季节，今年却有所异样。忙碌的人们，在获取渴望已久的收成时，内心增添的却是忧虑。农民不是天生喜欢忧虑，这忧虑来自空中时不时传来的恐怖怪叫。几个月来，阳澄湖的南天空，三日两头有怪物在那里嗷叫，兜圈子发疯。村民们早晓得，那是从上海飞来的日本飞机，在扔炸弹轰炸苏州城。那毒蝎子般的飞机，张牙舞爪，恶形恶状。那些怪物偶尔也会从阳澄湖的头顶掠过，发出与水乡格格不入的难听刺耳的尖叫声，压过了动听的天籁。刮过的风也有了焦糊气味，清香的天空被糟蹋了。村民们在惊恐中纷纷咒骂，杀千刀的小日本，断命的东洋赤佬……嘴里骂着，手里的活一刻没停，不管怎样，该收的要收，该种的要种，耽误不得。

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四这一天，阳澄湖西岸临湖荡边的鹤田浜，家家户户都忙着把收割好的水稻挑到门前场地，准备晒干脱粒。这是重生活，即使是壮汉也都做得气喘吁吁的。村东头的陶家人，男的挑，女的装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陶家十几亩低洼田，离房子有二里路，挑担的人几个来回下来，就已浑身湿透。二十六岁的陶正大放下担子，边喘边说道，歇歇吧！小他三岁的弟弟陶正天笑

道，大哥，这一阵夜里没跟阿嫂一张床吧，日里力气咋还不济呀！陶正大呵呵傻笑几声没回答，接过家主婆金来燕递上的毛巾擦汗。金来燕挺了个大肚子，看样子随时都有生的可能。她是个嘴上不饶人的，见小叔子卖油取笑自家老公，哪能放过他，回敬道，正天呀，你的新娘娘还没过门，床上的事情你晓得多少，也敢拿来说笑！金来燕十九岁的弟弟金来鸿、陶家兄弟才十六岁的妹妹陶正英听得涨红了脸。陶正大的婶婶正天正英的娘李玲珍见状嗔道，看你三个再口无遮拦，别把人带坏了。金来燕的阿婆陆雪娥正好送开水到田里，没听到前面的话，不明就里地问道，谁把人带坏了？陶正大连忙说道，娘，我们在说笑呢！

几个人正围拢来舀水喝，头顶上忽然传来令人恶心的怪叫声。抬起头来吓坏了，只见阳澄湖东南岸上空，密密麻麻乌鸦群似的飞来了日本飞机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飞机不但多，而且飞得很低，转眼间，就呼啸着来到头顶上，几乎擦着了树梢。总算还好，没有扔炸弹，看样子是向着渭塘方向俯冲而去。村里人都吓傻了，过了好久，大家都不知道把捂着耳朵的手放下来。

晚上吃饭时，陶正大亲生娘席弱水从太平桥带回消息：日里，日本飞机在漕湖南边冶长泾河内炸沉了四条船，船上三百多个从上海逃难出来的人全被炸死，血水染红了半条河。附近村庄一家正办婚事的人家也挨了炸，死伤几十个人，新郎新娘被炸成了十几块，新郎父母当即疯掉了。一家人听了都放下碗筷，沉默不语。最年长的陆雪娥望望金来燕的肚子，重又拿起筷子，给她夹了一筷子菜，说道，吃饭，吃饭，饭总要吃的。金来燕端起饭碗吃起来。其他人也都重新吃起来。一家之主陶水明说道，以后，没有事情尽量不要出门，这个世道太乱了。顿了顿，又对席弱水说道，二阿嫂，你也要小心呀。席弱水在村里小学教书，还兼着太平桥小学副校长，所以经常会往太平桥去。席弱水曾有过九死一生的千里历险经历，眼门前这几里路根本不算啥，但小叔子关心她，她应该领情，何况还要维护他的家长权威，便笑道，水明放心，我尽量不出门就是了。其他人也都附和答应。正说着，大门口来了两个人，陶正大正好放下饭碗站起身，第一个看清他们，惊喜道，金栋阿哥！振华阿嫂！

李金栋是李玲珍大哥李连珏的大儿子，曾是席弱水的学生，后来到城里读师范，毕业后在草桥中学当老师。与妻子吴振华结婚成家后，除了放假，难得回村，今天夫妻俩忽然临门，陶家人都很惊喜，连忙让座倒茶。李玲珍拉着吴振华的手说道，振华，你们回来得正好，稻谷收上来了，过几天就有喷香的新米饭吃了。吴振华笑道，嬢嬢，我等着你亲手做给我吃哦！李玲珍连连答应。席弱水皱眉说道，金栋，振华，你们没到放假时候，回来恐怕有原因吧？李金栋叹了口气说道，席老师，不瞒你说，我们一家子是回村里躲灾避祸来了。一语既出，满屋子人都紧盯着他。草桥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没了！只剩下图书馆半堵墙壁，学校只得暂时停办……李金栋说到这里哽咽起来。吴振华接口道，城

里头被炸了几个月，好多地方都炸平了，商铺、工厂、医院、澡堂、居民区……说不过来，有钱有法子的人陆陆续续都跑了，往远地跑，往乡下躲……吴振华也说不下去了。席弱水安慰道，金栋，振华，别说了，回来就好。不管怎样，你们还算幸运，鹤田浜有你们的家，还是个富户。以后，要是想做点事，来我学校里帮忙。大家纷纷附和，李金栋吴振华这才转悲为喜，和席弱水说起乡下的教学情状来。

鹤田浜西南二里的南泾头村，坐落着富甲一方的庞家大院。这天傍晚时分，庞家门口热闹起来。主人庞福祥笑哈哈地走向河埠头，迎接从城里回家的二房里杨桂花和大儿子春财母子俩。母子俩从船上小心翼翼地走上岸来，庞福祥老远见了就大叫起来，桂花呀！春财大儿子！你们回来啦！庞春财七八岁的样子，读了一年书，颇懂礼貌，上前叫了爹爹，鞠了躬，庞福祥高兴得又搂又抱。杨桂花也上前施了礼，一家人说说笑笑进了门。

杨桂花虽是二房，但因大房陆晓兰出家不知所终，并且没有生下一儿半女，杨桂花成了事实上的大房，加上她天生具有经营头脑，多年间成为庞福祥的贤内助好帮手，所以她曾是庞家的刮刮的女主人。庞福祥对她也曾专宠有加。不料杨桂花生下一儿后，几年间身子再无动静。庞福祥就对她慢慢淡了，在外面看上了别的女人，娶作三房，去年三房生下大胖儿子来，喜得他一心用在了三房里，更加冷落了杨桂花。杨桂花是个识相的人，带着儿子住到了城里阊门外。那里有庞家的几家店铺，一直交给下人经管着，杨桂花说是要去亲自经营，另外，儿子春财到了读书年龄，要读城里好一点的学校。庞福祥觉得杨桂花说的都是实情，又怕三房里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时间一长两人闹起来，也就答应了她。杨桂花到了阊门，果然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儿子春财也聪明懂事，娘两个日子过得安详滋润。哪想到这该死的日本强盗进攻上海不说，还天天飞来飞机轰炸苏州城，炸毁了许多房屋，炸死了好多人，眼见得城里人纷纷逃跑，这两天连政府官员都跑没了影，杨桂花一看情形不对，就把店铺交给下人，自家带着儿子回到了乡下。

杨桂花平时难得回家，这次也是隔开好几个月了，所谓小别胜新婚，加上杨桂花到了城里梳妆打扮得越发俏丽妩媚，庞福祥这天见了她，心里痒痒的，夜里就撇下三房到了杨桂花的床上，先是几番蜜语，继而一番云雨。杨桂花趁着他酣畅痛快之余，提出她回家后，要把常楼那些生意接手过来。庞福祥本来就佩服杨桂花的生意头脑，又是高兴头上，没打半个嗝愣，满口答应。常楼就在庞家院子东北半里，二层楼十几间房子，楼下设了油、面、豆腐作坊以及杂货铺，楼上茶室，摆着麻将、牌九桌子，是附近一带小有名气的招人逗留的地方。说起来建造这常楼，当初还是杨桂花的主意，这时候杨桂花提起来，庞福祥还

是不忘她的功劳，说了几担子女人爱听的话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杨桂花就来到常楼。楼里已经热闹起来，吃面喝茶的，买大饼油条的，舀豆腐捎带盐的……人来人往，又大都相互认识，大声打着招呼，显得越加闹猛。杨桂花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，遇到熟客还要寒暄客套几句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楼上。站到走廊上放眼远眺，眼前的水乡，天朗气清，鸟欢鱼跃，一片祥和宁静的样子，杨桂花想起这两三个月城里在日本飞机轰炸下惊恐不安的日脚，长长叹了口气，继而又担心起阖门的店铺来，生怕哪天不长眼的炸弹落到了自家店铺。哎，也不知道奚小二在店里害怕不害怕。想到这里杨桂花免不得不停地咒骂日本乌龟，东洋贼胚，好好的日子被他们给搅乱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人们都在传，上海那边国军恐怕快守不住了，东洋赤佬十有八九要来苏州，据说那帮海上来的强盗还是几百年前倭寇的海盗本性，抢啊杀的无恶不作，真要那样……杨桂花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胡国温是在得到国军主力撤退的确切消息后才动身回乡下的。他老爷胡家义早就催他了，只因生意摊子大，好多事一时间处理不了，是以他一直顾不上走，好在他之前已经把一家老小提前送回胡家巷老家，这天一个人动身甚是麻利。消息是他在南京中央戴笠身边做事的阿叔胡家智悄悄透露给顾伟的。外甥顾伟是胡国温大妹子胡怀珠的儿子。顾伟前几天神秘秘地去了趟南京，今天胡国温叫他一起回乡下，他却说还有急事要回海晏学校办一下，不等胡国温回话，就又神秘秘地走了。胡国温回到胡家巷，家里人松了一口气，又因没见到顾伟，免不了有点担心，尤其是胡家义，向来对这个胆大心野的外孙不放心，免不了皱起了眉头。但他不怪儿子国温，因为外孙子根本不服管。胡家义对家人安抚几句，自己心里却没着没落，他嘴上没说，心里还操心着在南京的兄弟胡家智一家子，于是拄着拐杖，慢慢踱步出了大门，来到街上看野景散心。没走几步听见身后有人惊喜地喊道，胡先生好！胡家义一回头，也大为惊喜，叫道，席老师！长远不见哪！你好吧？

席弱水是陪李玲珍来街上买东西的。阿侄儿子陶正天过年就要二十四岁了，说好的亲事也有三年了，只因前几年收成不好，家里实在没有余钱，婚事拖了下来，今年收成还算好，家里准备在冬闲时节给他把婚礼办了，家里再穷，办婚事多少要添置一些物事。席弱水与李玲珍边走边说，慢慢到了街上，老远就望见了胡家义，待打过招呼，面对面站住，两人一时间反而说不出话来。也许两人不约而同回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冬闲季节。他们参加胡家巷联防队成立仪式而得以初次见面，那时的席弱水才二十多岁，胡家义也正值壮年，如今两人，一个蜕变成中年妇女，一个成了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的老人，光阴似箭，人生易



老，难免心事潮涌感慨唏嘘。倒是一旁的李玲珍开口打破了尴尬，胡老伯伯回老家来啦？转来好，大家在一起热闹。看胡老伯伯的气色可好呢！席弱水接口道，是呀，胡先生，你回来住，以后见面就容易多了。我有空的话来望你，你要是有兴致，也不妨到鹤田浜去转转。当年你慷慨捐建的观音堂香火还在，老百姓一直到现在还都念胡家的好呢！

胡家是远近一带有名的大户，曾经做过许多济民救人的善举。后来他家卖了米行和大部分田地，得的钱做了在上海开办工厂经营生意的本钱，在这一带的势力被南泾头的庞福祥压了下去，但仍有三四百亩良田，继续做一些帮扶穷苦人的好事。胡家义听了两人的话开颜道，好！鹤田浜有临湖荡，风水好！我要去沾沾仙气！胡家义邀请席弱水到家坐坐，席弱水急着买东西，说今天就不打扰了，待有空专程来拜访，胡家义也不强求。席弱水转身欲走，却又回身问道，胡先生，请问胡家智在南京还好吗？胡家义想席弱水与胡家智十多年没有谋面联系了，她现在还在牵记，可见他俩当年交情之深，内心不免感动，便回道，他好的，都好的。多谢你挂念！席弱水听罢，眨了眨眼睛，欲言又止，终是没再开口，转身离去。

顾伟没想到晚走了一天就差点酿成大祸。就在他娘舅胡国温回乡下的第二天，日军就杀到了苏州城。苏州城此时是一座没有军队没有政府的空城，城门洞开，日军沿京沪铁路长驱直入，耀武扬威进了城，一入城就开始了烧杀抢掠。

顾伟没跟娘舅胡国温一起走，是他肩负着秘密使命的缘故。自从七七事变以来，顾伟与志同道合的几位同学一起，投身于抗战宣传活动，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，他参加了吴县教育界抗日后援会，发通电搞募捐，忙进忙出。眼见得前线吃紧，上海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，顾伟对今后的日子迷茫起来，迷茫中想起了在中央做事的叔公胡家智，便悄悄去了趟南京。让顾伟震惊的是，南京这边已经在着手撤退了。顾伟想跟着胡家智一起北上，胡家智却让他回苏州乡下，说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他去做，把他直接带到了戴笠的面前。最终，顾伟从戴笠手中接过了军统苏州站站长的委任状。戴笠给了他好一通鼓励，并且安排手下给他做了突击培训，临走派人护送他带走了收发报设备。顾伟一回到苏州，娘舅胡国温就叫他一起回乡下去，顾伟还没来得及想好运送发报机的办法，就推托一声忙去了。顾伟在夜黑前，雇到了一条小船，把发报设备包裹好藏进了船舱，夜里就睡在船上，亲自看着。

此时一得着日本人杀来的消息，顾伟赶紧催促船家开船，又怕城北齐门城东的娄门已被封锁，便当机立断往西出阊门，经寒山寺铁岭关，向北绕道枫桥，再掉头东北方向回胡家巷。日本鬼子的铁蹄飞快，顾伟的小船刚摇到西园寺，就听见阊门那里传来了枪声，显见得阊门被封住了。好险哪！顾伟一颗心扑扑

猛跳，吩咐摇船人再加把劲。摇船人已经汗流浹背，但眼见得杀人不眨眼的东洋赤佬就在身后不远处，不敢稍有松懈，哼唷哼唷使足力气摇起来。

阊门城头插上了日军膏药旗，城墙上站满了日本鬼子，远远望去满是日本军刀闪耀着的刺眼的光。墙内外到处是野兽的嚎叫声和百姓的哭叫声。杨桂花临走时交代经营店铺的管家奚小二，此时正躲在店铺墙角里瑟瑟发抖，眼睛都不敢睁开，生怕与哪个东洋赤佬的眼睛无意中对上了挨枪子。他也不忍睁眼看，因为他前天拼老命保下来的店铺，正被日本强盗又抢又砸，任意糟蹋。

庞家的店铺在阊门外石路，经营日常百货以及米面油等，还开了一个豆瓣酱作坊。前天，奚小二正如往常一样在店内外忙碌，忽然间呼喝声大作，往出一看，街横头不知从哪里涌来一帮乡下穷苦人，也许他们得到了城里许多店主逃跑关门的消息，也许是他们本来就活不下去发了狠劲，反正他们只要见到没人看守的店铺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砸开门板，见东西就抢。奚小二前一阵就听说过别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早就联系好了一帮街上吃闲饭的兄弟，给予好处，说好有事的时候出手帮忙。此时奚小二急忙把兄弟们招呼到店门前，这帮弟兄也不含糊，手里都拿着长刀木棍，为头的竟握着一根长枪。不一会儿，抢东西的乡下人就轰了过来。本来，他们抢的是无人看管的店铺，但也许是抢红了眼，也许是没抢到啥东西心里发急，他们竟然冲着有人的店铺来了，不过，他们一见到几个手持刀棍的壮汉，一时间吓得愣住了，静静地对峙了几分钟，没想到他们最终仗着人多势众，相互呼喝一声，硬要往店里闯。奚小二站出来讲理，当头就被打了一拳，眼眶立刻就青了。身手快的几个乡下人已经窜进了店里头。那为头的兄弟一看不好，砰的一声朝天放了一枪。这一招比啥都管用，人群一下子像被烟熏了的蚊子，东窜西突地飞逃，不一会儿就跑没了影。奚小二忙着招呼兄弟们，发香烟，递茶水，说了几柜台好话。待彻底平静下来，奚小二带人收拾店铺，不成想，居然在酱坊的窖池中捞出了一具尸首。看衣着，就是刚才来抢东西的乡下人，想必是逃跑中不慎失足，或是被人挤撞，跌落到了池子里。那池子一人多深，又装满了酱，人跌落其中，犹如陷入沼泽，越挣扎越陷落，迅即呛死。

真正的强盗是日本人。吃闲饭的兄弟早跑没了影，谁敢与大队端着枪的强盗作对。奚小二吓得不敢睁眼睛，耳朵却塞不住，满脑子灌满了东洋野兽的造孽声，抢到值钱东西的阵阵狂笑，哈哈，嘻嘻，没抢到的兽性大发，乱砸一通，丁零咣啷，稀里哗啦，豺狼声声敲打奚小二的心坎上，他的心一阵紧缩一阵，紧缩的心挤出的全是咒骂，操你十八代祖宗的日本畜生！阎王爷饶不了你的东洋强盗！畜生！强盗……咒骂又不敢出声，他的脸都憋红了。

“哐！噙……”奚小二脑袋发木，一股热动动的黏液顺着脸颊流到了嘴角，

他闻到了血腥气，知道自己的头被强盗打破了。他还是一动不动。许久，店铺里没了声音，寂静得令人发疹。店外头声音也稀疏了，只剩下呼呼的风声。奚小二这才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，他闻到了野兽留下的股股臊腥味，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接着他流下泪来，店铺没了，要跟东家讲清楚，这城里也顿不牢了，赶紧去乡下吧。

船家一口气摇到了铁岭关，这里还很宁静。顾伟松了一口气。船家也实在太累了，歇下来喝了几口水，咽了两个干馒头。顾伟递给他几块饼干，船家感激得连连道谢，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嚼了。眼看太阳过了中天，船家不多停留，解开缆绳继续赶路。逆风，船行进得艰难。顾伟见船家吃力，就试着帮他扭扭。船家说使不得，顾伟说使得，只是我从没扭过，你教我。船家见他随和，就说你先看我如何走步，步子对了，手上你顺着我的劲一推一拉就行了。顾伟机灵，三下两下就学会了，船家感叹，读书人学啥都快。顾伟想起在军统接受培训，因学得快被赞扬的事情来，说道不管啥人，只怕用心，用了心，学起来就快。船家说这倒也是。两人扯起了闲话，不知不觉间到了白洋湾。这里离城已经较远，不需要继续朝前，可以折向往东，经黄桥、蠡口再到胡巷。

船拐进一条小河浜，远处岸上忽然隐隐传来哇哩哇啦的话声。顾伟赶紧让船家停下，河边正好有一小片芦苇，船家小心翼翼地驾船钻了进去。顾伟悄悄从船头站起身，轻轻扒开芦苇丛张望。眼前是空旷的田野，水稻已经收割走，大片的田野裸露着，密密麻麻的稻柴根与世无争地矗立着，坦然接受着被遗弃的宿命。远处几棵老树，遗世独立的样子，显得看够了世道风云，各归各消受着旷远的日子。树后边隐约一片坟地，隆起一座一座坟堆，显然是穷人家的坟地，也许是葬不下了，也许是懒得挖，好几口棺材没入土，就放在土堆上面。传来的声音就是来自坟堆方向，仔细一看，果然看见一队日军从东面的田埂冲进了坟地里，他们不但扛着枪，手里还提着铁锹铁镐，顾伟心里非常不解。还没等顾伟反应过来，眼前发生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。只见那些日军立即散开到各坟头，抡起铁镐刨向坟头，铁锹随之跟进，配合默契，干净利落，眨眼间坟堆都被挖开了，随即下边的棺材被一一抬了出来，又是分工协作，砸的砸，撬的撬，那些湿湿的棺材，连带着原先就堆放在地上的棺材，没多大工夫就被还原为做成它们的木板。

造孽呀！造孽呀！这帮畜生真该天打五雷轰啊！他们自己不是爹娘养的呀？他们没有祖宗呀？怎能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来！船家不知何时悄悄来到顾伟身边，看见了眼前的惨状，不由低声骂了起来。顾伟轻轻拍了拍船家，低声道：天打雷轰的事少见，我们人应该自己动手，收拾这帮浑蛋！船家点点头，又害怕道，不会是现在，我们俩吧？我们是手无寸铁呀！顾伟笑道，眼门前不行，

上去就是送死。不急，日子长着呢，尽管慢慢来。船家这才松了口气，哎，你说日本兵要棺材板做啥？顾伟摇摇头，不知道，想不出来。正说着，只见那帮日军纷纷扛起了棺材板，急速向白洋湾河边走去。到了岸边，卸下棺材板，再回来接着扛。仔细一看，河岸边有另一帮日军正在水边忙碌着。顾伟恍然大悟，原来日军是在用棺材板搭桥呢！原来的桥国军撤退时炸毁了，日军要向北进攻，必须过河，附近找不见搭桥的材料，就掘坟破棺材，亏这帮王八蛋想得出来！

顾伟耐心等日军把棺材板抬完，全都到了远远的白洋湾河边，这才叫船家架起橹继续赶路。

奚小二怕挨日本强盗的刺刀，没敢走城里的近路，而是顺着山塘街一路往北，过了北城河好一段路，才一路向东往陆慕方向走去。连惊带吓又饥又渴，他步履沉重，走得很慢，天擦黑的时候，才远远望见陆慕的南端洋泾角村。他实在渴得慌，便走向小河岸，下到河边捧起水喝了一肚子，喘了几口气，感觉好多了，便重整精神，往大路走去。眼前一花，远处晃动着扛枪的身影，他一惊，聚集眼光仔细看，老天爷啊，是东洋赤佬！他想都没想，掉头就跑。“啪！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射到了他脚下，泥粒屑溅了一裤管，他吓得双腿直打哆嗦，再也迈不开步子。背后响起哇啦哇啦东洋赤佬的呼叫声，随即有个尖厉的嗓音响起，喂！你跑啥？皇军让你过来！他只得回转身，看见几个日本兵端枪指着，旁边一个便装打扮的人在向他招手，老乡，过来！过来！

奚小二躲无可躲，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到了近处才看清，附近几个路口都有日本兵把守，凡是城中出来的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被截住了，随即被举枪的日本兵押向村里。被押的人一个比一个疑惑，一个比一个惊慌，不知道日本强盗要做啥。奚小二走在这一拨人中间，望见前边的人个个都缩头缩脑的，有的浑身抖得筛糠一样，有的腿软脚步不稳，打个趔趄便挨了日本兵的枪托。不一会儿，一队人进了村，日本兵继续押着他们往村东头走去，眼看到了一家门，日本兵把他们呼喝停，先把女的推进了屋内，几个日本兵放下枪饿狼般扑了进去，随即屋内传出女人们惊恐绝望的叫声。一会儿，进屋的日本兵提着裤子出了门，来换看押男人的日本兵进屋，屋内又是惨叫声四起。吓得哆哆嗦嗦的男人们被日本兵呼喝着往隔壁屋里进。第一个人蒙头蒙脑跨了进去，只听啪的一声枪响，第二个人吓得想转身，被一个日本兵一把推了进去，随即又是一声枪响！男人们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们是排队吃枪子的！眼见得进屋就是个死，有人发一声喊就跑，奚小二刚转过身，只听得嗒嗒嗒一阵猛响，前面两个脚快的被日本兵的机枪给打成了筛子！奚小二吓得闭上了眼睛，身子随即被猛一下推进屋去，啥也来不及了，他只在心里哀叹一声，娘！儿子不能给你尽孝了！他本能地想给娘跪下去，左腿刚一弯——这是他的习惯，每次跪地，总是左腿

先弯曲，身后啪的大响一声，左肩膀有一股急速的推力猛地推了他一下，他一下子栽倒在前边的尸体上，他知道自己中枪了，他要死了。刚念叨到这里，又是啪的一声，背上咚地一下，压了一个人，一股冒着热气的腥腥的黏液流了他一脖颈。他在不停的啪啪声中昏死过去。

那天傍晚，临湖荡西岸的几个村庄，鹤田浜、王家圈、钱家簕、南泾头、北泾头，村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只因临湖荡东岸不时传来枪声。起先村民们还以为是东洋赤佬杀来了，后来从太平桥传来消息，说不是东洋赤佬，是被东洋赤佬打败的国军，确切地说，是溃逃的散兵游勇，他们陆续逃进了阳澄湖沿岸，三五成群到处乱闯，以抗敌英雄自居，好一点的，白吃白喝一通就走了；恶一点的，吃喝完了还要拿钱拿东西，稍有不从便开枪吓唬人。老百姓气得在心里直嘀咕，凶啥凶，有本事咋打不过日本强盗？鹤田浜的村民早早地吃好夜饭，关门熄灯。恰恰在这个当口，村东头的陶家却是忙个不停，金来燕要生了。

陶家里屋，接生婆忙着用开水烫剪刀，金来燕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叫，席弱水等几个女眷陪在她身边。外屋，几年前经历过前妻李澄云难产而死的陶正大，一听见金来燕的痛苦叫声，紧张得浑身冒汗，阿叔陶水明见状，就把他拉出大门，几个男人蹲在一起，没话找话瞎讲张。也不知挨了多久，忽听得一声脆生生的婴儿啼哭声清晰地传到门外，陶正大还在懵懂中不知所以，陶正英边跑出屋边语无伦次地叫道，大哥，是男小人，阿嫂养了，我有阿侄儿子了！你快进去看看呀！陶正大腾地窜进屋里，其他几个男人相视着傻笑。金来燕对陶正英说道，你刚说啥，你有儿子了？嘻嘻。陶正英脸孔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嗔道，哎呀！你耳朵聋啦？我说的是阿侄儿子！你故意的，我不理你了！说罢，对着金来燕白一眼跺一脚，转身又进屋去了。陶正天呵呵笑了笑，对金来燕说道，姑娘的面皮嫩的，开不得玩笑的。陶水明说道，你两个别说笑了，去问问，能不能把蜡烛纸包抱出来，我想看看我陶家的大孙子。两人答应一声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陆雪娥怀抱襁褓，小心翼翼走出里屋，席弱水李玲珍等簇拥在她身后。等在外屋的陶水明上前仔细端详一番，他口拙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个劲地点头道，好呀，好呀。心底涌出的甜蜜，溢满了脸颊。其他男人也都上前仔细端详一番。独独当了爹的陶正大，这会儿却不顾婴儿，而是陪在妻子金来燕身旁，李澄云死在他怀里的惨状还在眼前，他太害怕了，眼睛盯着金来燕不离开。金来燕握握他的手说道，没事了，就是有点累。陶正大这才长长舒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金来燕笑道，看你，是我生，又不是你生，出那么多汗。陶正大嘿嘿傻笑。

平平安安生子添丁，即使对穷苦的乡下人家来说，也是十分开心的事。何况陶家长房陶正大是遗腹子，亲娘席弱水怀他的时候，他爹陶水生牺牲在了辛

亥革命上海战场上，陶水生与第一个妻子陆雪娥并未生下一儿半女，陶正大成为了陶家长房独根苗。陶正大第一个妻子生产时，却又难产而死，第二个妻子金来燕婚后多年未有身孕，为此他们的好婆猜想是自己老而不死克了小辈，竟然投河而死。如今，金来燕终于养下一个大胖儿子来，母子平安，一家人格外欣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一家人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就在此时，门口突然窜出几个人来，随即啪啪几声响，懂的人知道那是拉枪栓的声音！

来的是几个国民党逃兵。几个女眷吓得钻进了里屋，男人们一时间站在原地没敢动弹，瞪着眼睛静观其变。只见一个为头的板着刀条脸问道，哟，你家人不少啊，哪个是当家的？陶水明答道，我。请问有何贵干？刀条脸说道，我们刚从前线下来，路过此地。陶水明不知如何作答，陶正大不无讥讽地说道，噢，几位是英雄啊？原该好好招待你们的，不巧得很，我家刚有妇女生下婴孩，血污还没来得及清除干净，按理陌生人是连大门都不能迈的，几位英雄不知者不为过，不过，现在我把话说明了，谅几位英雄是讲道理的。那刀条脸长脸拧成了麻花，哈哈笑道，讲道理，当然讲道理的。我也把话讲明，我们几个打日本差点没了命，如今连回家路费都没有，只好每家要点，快把你家钞票全都拿出来，省得我们几个不讲道理翻箱倒柜！陶水明装出笑脸道，英雄，我们穷苦人家哪里来的多余钞票？刀条脸猛然把枪对准了陶水明的脑袋，其他几个逃兵也都举起枪来瞄准了人。陶正大一想坏了，昨天亲娘席弱水刚把她平时省下来的十几张钞票给了他，关照他用来给小孩过满月，他接过钞票跟金来燕说了一声，就放进了床头柜抽屉里，要是这帮家伙真的翻找起来，不用费力，一找一个准。陶正大心里很急，却是想不出办法来，但哪里就肯轻易拿了出来，大不了就给他们搜了去。于是梗了梗脖子说道，真没有的，你们要不信就搜吧！刀条脸把枪口转到陶正大胸前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，嘿，我说你还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哪，弟兄们，给我搜！逃兵们留下两个端枪的看住人，其他几个直冲里屋，丁零咣啷搜查起来。

里屋除了翻箱倒柜以及逃兵偶尔骂骂咧咧的声音，没听到女人的声音，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哭声。陶正大稍有点奇怪，亲娘席弱水咋没一点声音？按照她原先的脾气，不应该啊……哎，年纪不饶人，娘的脾气也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间新生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陶正大想要往里屋冲，被枪口挡住了，心里特别急，再一想，这帮逃兵也真没用，钞票就在床头柜抽屉里放着，怎么这么大动静还没找到？再一想，算了，还是把钞票拿出来吧，人要紧，万一这几个强盗欺负起女人来，那可不值。他正想开口，里边几个逃兵却满脸丧气地出来了，相互嘀咕几句，进了旁边几间屋子去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几个一无所获的逃兵探头招呼一声，看押人的两个收起枪走出屋去。

几个男人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进了里屋。里屋被翻得一塌糊涂，箱柜抽屉都

被倒空丢在地上，衣服杂物等堆了一地，女眷们正在整理床铺安顿金来燕母子，显然连母子躺着的床铺也被翻了个遍，难怪刚才婴儿忽然大哭。陶正大心想钞票终究没有保住，但见女眷和孩子都平安，也就放了心。待等一切平静，其他人都回到自己屋子，陶正大这才安慰起金来燕，说钞票失了就失了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金来燕咧嘴笑了笑，举手指了指床脚旁边的马桶。陶正大莫名其妙，金来燕扑哧一笑道，你去把马桶端起来看看。陶正大端起马桶一移，十几张钞票赫然露出，端端正正的法币！陶正大嘿嘿笑着，把马桶放回原地。这是啥人急中生智呀？金来燕不无钦佩道，还有啥人，你亲娘呗！陶正大这才回过神来，难怪刚才亲娘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原来她已经出了奇招！也是，她哪里会心甘情愿把钱给了那几个逃兵！金来燕继续说道，刚才我们在里屋一听见有人呼喝要钞票，我就急了，指指放钱的抽屉，娘立即领会了，拉开抽屉拿起钞票，一时间在房里团团转，不知道往哪里藏。猛然间腿碰到了马桶，她灵机一动，把钞票塞到了马桶底下。然后示意我们若无其事地哄孩子玩。那几个逃兵进屋后，能翻的地方都翻到了，连我躺着的褥子都翻起来看了，床底下也钻进去找了，就是没想到去动一动那个马桶。娘可真厉害！陶正大骄傲道，那是呀，我的娘么！正说着，村西头忽然传来啪啪两声枪响，两人一惊，静静地等了一会儿，却又没了动静。

奚小二老是觉得去阴曹地府的路上憋闷得慌，心里叹道，黄泉路果然不是好受的，身背头上压了千斤重量，喘气好吃力，哎，也不知阎王爷会把我如何发落，想我平生没做啥坏事，不该让我上刀山下油锅吧？也说不准，那人世间没多少道理可讲，这鬼世界恐怕也不会有几人讲道理，说不定还是坏人得意好人受气，我这好人多半会被阎王爷上一番刑罚。想到这里，奚小二不禁一阵害怕，一口气喘不上来，猛地一挣，左肩膀剧痛，猛然惊醒，却发觉自己前胸后背都贴着死人，这才想起刚才自己挨了日本兵的枪子，被压在了死人堆里。怎么？难道我没死吗？我不是被东洋赤佬打了一枪吗？他一颗心狂跳不已，掐了一把大腿，生疼，真的没死，活着！他仔细一想，原来还是老娘救了他一命——他挨枪杀前念叨老娘，双膝一软，左腿先弯，身子往下歪斜，就在这当口，枪响了，日本兵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，子弹最终却射在了偏离心脏几寸的左肩胛。

日本兵走了没有？他张开耳朵，仔细地听了一会儿，屋外呼呼吹着一阵紧似一阵的西风，衬托得屋内格外静寂，只有满屋子的血腥味，似乎在啾啾作响。他睁开了眼，没用，他在死人堆里，啥也看不见，黑咕隆咚的。他大着胆子使劲拱了一下，左肩膀撕裂般疼痛，同时只听咕咚一声，有个尸身滚落在地，他背上松快了一点。他稳了稳，见没有其他声响，顾不得肩膀剧痛，又使劲一拱，咕咚咕咚，又滚落两个尸首，肩膀疼得他冷汗直冒，他再也拱不动了，好在背

上轻了不少，他便右手扳住前边的人头，双腿猛一阵乱蹬，终于从人堆里钻了出来，人却快虚脱了。他靠在墙上喘匀气息，这才蹑手蹑脚地找门。前后门都被反锁住了，两个窗户也被钉死了。可恶的小日本！多半是这满屋子死人一时半会儿来不及处理，所以把屋子封死了。天一亮，他们就会来拉出去挖坑埋了。要活命必须立刻逃出去！奚小二一发急，右脚在后门门板上狠狠踹了一下，哐的一声，门板掉了一块，他心中狂喜，又是狠狠一脚，门上现出一个大洞，他探出头去一阵张望，确信没有人影子，这才从洞中爬出，发足往北逃去。

顾伟回到胡家巷已是深夜了。他没有直接回老宅，而是让船家摇到街东头湖荡岸一间看守鱼塘的小破屋边，他先跳上岸去，轻轻唤醒睡在里面看鱼的朱庆华。朱庆华正睡得香，被人叫醒甚是不悦，睡意蒙眬地开门一看，惊得说不成话，呀！是，是……顾伟向他摇摇手，示意不要声张，回身招呼船家把东西搬上来。待东西塞到床底下，打发了船家，关上门，顾伟这才对朱庆华轻轻说道，庆华，深夜扰了你的美梦，多有得罪。朱庆华拉他坐在床沿，说道，顾伟，我们是好兄弟，说啥打扰不打扰的。我只是奇怪，你深更半夜突然来临，还搬了东西来，神秘兮兮的。顾伟点头道，是神秘的，不瞒你说，床底下的东西绝对对是件宝贝，一定要藏好，想来想去，只有你是我的真心兄弟，最为可靠，而且这鱼塘岸上的破屋子没人会留心注意，宝贝寄放在这里最为妥当，只要你咬紧嘴巴不漏一丝口风，那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庆华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对吧？顾伟说着拍了拍朱庆华的肩膀。朱庆华见顾伟如此信任他，爽快说道，放心吧，你把我当兄弟，我哪有不讲兄弟义气的？我哪怕豁出命来，也要把宝贝看护好。顾伟激动道，庆华，我没有错看你，这下我真的放心了。

朱庆华顿了顿，嗫嚅问道，顾伟，我能问问，这是啥宝贝吗？顾伟心想，既然把东西放在了他这里，就必须充分相信他，要让他知道真相。但从何说起呢？顾伟回来的路上就在想，既然回乡下老家来是为了抗日大业，身边就一定要有一帮人，靠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出多大事来的，眼面前朱庆华就是第一个必须争取到的人。那就从抗日的道理开始讲起，反正深夜不去敲家里的门了，于是，顾伟定定心心跟朱庆华讲起了国家危难，讲起了热血青年应该不屈抗争，他自己如何参加抗日救亡，如何接受了秘密任务，直至说出床底下的东西是收发报机。两人越讲越投机，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去。

天一亮，鹤田浜家家户户开了门，人们不像往常，忙着做早饭，而是都走到场头，说起了昨夜村西头响了两枪的事。陶正大判断枪声是响起在李家院子里，便发足走了进去。只见他家一大家子十几口人都站在廊檐下，村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，显然是遇到了奇事，说的问的都很起劲，眉飞色舞的。

昨天夜晚，李家也同其他人家一样，吃好晚饭早早就关门熄灯。不想半夜里响起了嘭嘭的砸门声。李连珏起身走到门边，没敢开门，而是问啥人，门外的说是前线下来的，李连珏就知道来了逃兵，一下子慌了，也不知道该不该开门，家中其他男人也都起身，门外砸得更凶了，大喊再不开门就要放火烧了。大家觉得是祸躲不过，只能开门再说。门一开，一下子就涌进了几个端枪的人，开口就让把金银钞票交出来。想必他们觉得这家是个大户，所以不光要钞票，还要金银。李连珏堆起笑脸说道，各位辛苦了，先坐下歇歇，喝口茶再说。那几个根本不理睬他的客套，啪啪拉响枪栓，一个刀条脸拧着脸说道，少废话，按我们刚才说的做，免得我们动手动脚。李金栋想上去讲理，还没开口，枪头刺刀尖就抵住了他的胸口，李连珏赶忙说道，好说，好说。你们先把枪放下，别走火了。另外，麻烦你们退到门槛外，容我们先商量商量。

刀条脸见这一家房子进深，真要翻找起来不太容易，最好是他家主动交出来，是以嘴里嚷着痛快点，但还是示意几个同伙退到了门外走廊上。就在几个逃兵稍有松懈的当口，猛然间啪啪两声枪响，屋内的人吓傻了，以为是逃兵的枪走火了。逃兵吓得更不轻，因为随着枪响，两个逃兵手里握的枪掉在了地上，胳膊上流下血来，显是受了伤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只听一声女人的断喝，要命的放下枪！几乎与叫声同时，院墙四周呼啦啦围过来一群人，手里都端着长枪，为首一个却是举着双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！几个逃兵眼见得要是反抗就是死路一条，乖乖地丢下枪，刀条脸强装镇静说道，各位好汉，想必我们是同路，这家肥肉甘心让与你们，我们走就是。这时几个逃兵的枪已经被缴下，双枪老太婆把枪往腰里一别，轻轻说道，既是同路，那就跟我们走吧，我们多的是肥肉，不会亏待你们的！说罢就往院门外走，头也不回。其他人举枪向几个逃兵扬扬，逃兵只有乖乖跟着走的份。

李金栋弟弟李金梁咂咂嘴巴，满脸疑惑地说道，来我家解围的那帮人不知是啥路道，更让人奇怪的是，那个双枪老太婆的声音好熟悉！我后半夜一直在想这个事，后来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李银凤！

李银凤？不会吧？李银凤五十不到，哪来的满头白发？李银凤连枪是啥样的都没见过吧？还双枪，还领头？人们七嘴八舌纷纷质疑，质疑中又流露出渴望是真的意思。李金梁接着说道，是呀，李银凤天天见面的，咋能不认识呢？只是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像了。真的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陶正大心里一咯噔，呀！真有可能是芦花岛上那帮人！只听见有人说道，是不是李银凤，去她家问问不就行了吗？这种事情比看戏还有劲头，一群人风风火火来到位于村中间的李银凤家。远远就看见李银凤在门口洒扫忙碌，跟往常没一点异样。陶正大见李银凤在家就放了心，心想他们肯定问不出半点口风来，没有跟去看热闹，而是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去了。